



汗渍里的答案

——“四农普”专项试点手记

康典江

七月的山区,像是被烈日点燃的火炉。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,水泥路被晒得发烫,空气里弥漫着泥土与秸秆混合的热气,连蝉鸣都透着几分有气无力。这是我参与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专项试点地——遂川县雩田镇珊田村入户登记的第三天,每天背着沉甸甸的普查表和普查物资,和村级普查员顶着炎炎烈日在群山环抱的村落间穿梭,汗水浸透的衣衫干了又湿,盐渍在后背画出深浅不一的“普查小区图”。

山区的路,比想象中更难走。大部分农业经营单位都在偏僻的山里,有的住在半山腰,车子开不上去,只能踩着碎石路一步步往上挪。在经营户华顺家庭农场调查中,我们车子只能停在半路,徒步走了十多分钟的山路,科里年轻的小姑娘扶着门框喘了几分钟,女主却笑着递给她一碗凉茶:“妹崽仔,这点路算什么,我们天天走。”酷暑下的奔波,让双腿像灌了铅,但每当看到农户们在田地里挥汗劳作的身影,便觉得这点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——他们的日常,本就是与土地和烈日的“较量”。

普查对象对农业普查的理解像一面能照出真实基层的镜子。多数农户是淳朴热情的,会主动搬

来板凳让我们坐下登记,一边回答“家里有几口人”“耕地确权几亩”等问题,一边念叨着“国家还记得我们种地的”。但也有困惑和顾虑,有户合作社大叔反复确认:“登记这些,不会是要多收税吧?”解释清楚普查是为了制定更贴合农村的政策后,他才松了口气,认真报上数据。还有些年轻人外出务工,留守老人对“养老方式”“土地流转”等术语一知半解,我们只能用“你现在是在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是不”“就是把地包给别人种算不算”这样的白话来沟通。这些细节让我明白,政策的温度,往往就藏在这样耐心的解释里。

作为调查员,入户登记的过程更像一场与土地的对话。在遂川县绿园禽业有限公司,财务负责人翻出厚厚的账本,上面密密麻麻记着采养殖人员的工资、化肥的支出,他说:“你们问得细,我们也说得实,盼着国家能多给点扶持养殖业的好政策。”在另一个空心村,看到杂草丛生的撂荒地,老人叹着气说:“年轻人都出去了,地没人种喽。”这些鲜活的现场情况,远比报表上的数字更触动人——农业普查不只是数据的收集,更是对乡村现状的倾听。

农业是国之根本,山区的耕地面积、农机使用情况、农民收入结构,这些数据是政策制定的“晴雨表”。当我们在登记表上勾选“饮用水主要来源”

“厕所类型”时,心里清楚,这些勾选将影响未来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方向;当记录“设施种植情况”时,也期待着这些数据能让山区的农产品获得更多政策扶持。正如一位调查指导员所说:“普查不是走过场,是为了让国家知道农村缺什么、农民盼什么,好把钱花在刀刃上。”

普查中遇到的问题,也折射出农村发展的现实挑战。信息不对称是其一,部分农户对普查的目的不了解,需要反复解释;人员流动大是其二,很多家庭只有老人在家,有些关键数据需要电话联系外出子女确认;还有山区信号弱,手机、平板时常断网,只能先手写再补录。但这些问题也在倒逼我们改进方法——提前和村干部沟通做好宣传,针对老人设计更简单的询问方式,备好纸质表格以防断网问题。解决问题的过程,本身就是对基层工作能力的锤炼。

夕阳西下,坐在返程的车上,望着窗外渐暗的山影,手里的普查表仿佛有了重量。这些带着汗渍的数据背后,是千万农户的生计,是乡村的脉动,更是国家对“三农”的牵挂。或许我们只是这场全国性普查中的微小一分子,但每一个精准的数字、每一次耐心的沟通,都在为乡村的未来添砖加瓦。

(作者单位:吉安市统计局)

毫厘之间的坚守

李欢

在福州调查队办公室的日常图景里,统计工作者们俯身于一张张报表、一串串数据。那些被无数次翻阅的文件边角微微卷起,无声地见证着他们对“精准”二字最深沉的执着。这份执着,如同一枚沉甸甸的指南针,引导着每一个统计人坚守内心的使命和责任。

还记得那个飘着细密雨丝的正午,稻穗沉甸甸垂下,几架无人机嗡嗡作响,在连片稻田上空盘旋。田埂上,皮肤黝黑的老农业调查人何队长正带着小李进行实割实测。何队长那双布满老茧、指关节因常年风湿而微微变形的手握笔签字时已显吃力,但此刻,当他卡住皮尺的刻度测量样本田块尺寸时,却异常精准有力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小李在田边整理工具,何队长却独自蹲在一处样本稻田旁,眉头紧锁。他伸出那双手,小心翼翼地拨开稻叶,掐下一小段穗头,放在掌心仔细捻了捻,又凑近鼻尖深深嗅了嗅,“不对”他低声自语,“返潮气有点重,照之前估测的那个数报上去,水分就大了,得住下压一成才准。”稻叶在他粗糙的指缝间簌簌作响,仿佛在回应他的判断。

小李看着何队长沾满泥浆的裤腿和专注的神情,心里泛起一阵触动,他忽然明白,再先进的数据模型和智能算法,也算不准老农手掌摩挲稻穗时感知到的温度和湿度;再精密的传感器,也量不透脚下这片土地真实的心跳与呼吸。何队长在泥泞田埂中一步步丈量出的,在样本稻穗间一厘一毫较真出的,正是统计事业最核心、最珍贵的灵魂,那份只有俯身贴近大地才能获得的、沉甸甸的踏实感。

槐香拂面来

远之

蝉,把歌声藏进夏天的繁茂
稍不注意
就被打碎了的阳光浸染了腔调
风,从远处赶来捧场
只轻轻地随手一扬
满目皆是芬芳
雨,也不甘孤单
把浓烈或轻柔的相思

化作一地缠绵
人,行走在路上
总有淅沥的欣喜从天而降
明媚了困顿的心房
穿过悠长的老槐古巷
风雨阴晴与共
每一步都点石成金活色生香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)

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

曾玉平

“走上这呀高高的兴安岭啊,我瞭望南方啊……”吕文科先生那苍劲辽远、饱含深情的歌声,如同从岁月深处涌出的泉水,早已在我心中凿刻下大兴安岭最初的、也是近乎神圣的轮廓——巍峨入云,林海苍茫,顶天立地。后来,那场1987年震惊世界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浓烟与焦灼,又给这幅图景蒙上了一层悲壮的、令人心悸的底色,“兴安岭”三个字在记忆里沉甸甸的,混合着壮美与伤痛的复杂况味。

时光荏苒,倏忽间已至退休之年。今年七月上中旬,夏意正浓,我与几位朋友相约,驱车踏上了穿越大兴安岭腹地的旅程。车轮碾过蜿蜒的山路,引擎的低鸣划破了山林的寂静。当车窗外那魂牵梦绕的山峦真真切切地映入眼帘时,一个鲜明的印象瞬间攫住了我,并贯穿了整个行程:这,就是歌中那“高高”的大兴安岭吗?

山势之“缓”与担当之“高”

想象中的峻岭崇山并未出现。车子穿行其间,平稳得几乎感觉不到大的起伏。眼前的山,线条是舒缓的,丘陵般连绵起伏,如同大地母亲摊开的、温厚的手掌。它们并不以险峻陡峭夺人魂魄,而是以一种近乎敦厚平实的姿态延展开来。视野所及,绝少壁立千仞的压迫感,倒更像一幅缓缓铺展的绿色长卷。

白桦银亮的枝干,樟子松青苍的树冠,点缀着平缓的山坡,一直延伸到日光尽头与蓝天相接的地方。同行的一位朋友笑言:“这路好走,山看着也亲切,不像有些名山,非得‘爬’不可。”所谓“高高”,在这平缓连绵的视觉感受面前,显得如此直观而具体:山,确实并不高耸。然而,就在这平缓的山势间,我蓦然领悟了歌中“高”的真谛。

大兴安岭之“高”,绝非物理尺度的崔嵬。它是横亘于祖国东北的绿色脊梁,是阻挡西伯利亚凛冽寒流南下的天然屏障。它更像一位沉默而宽厚的巨人,以其无比广博的胸膛,为身后的亿万亩良田、千万户人家,撑起了一片相对温和的天空。

古人云:“仁者乐山”。这乐,恐怕非乐其形之高险,而乐其德之厚重,乐其涵养万物、荫庇苍生的仁心。大兴安岭,正是以其平缓的姿态,成就了护佑一方水土的“高远”境界。这“高”,是担当的高度,是奉献的高度,是无声守护的巍巍丰碑。它的“高”,在于其生态屏障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,在于其肩头沉甸甸的千钧重托。

纪念馆之殇与生命之初

早餐时,一位当地的服务员大姐用最朴实的话语,提前为我们揭开了大兴安岭一段沉重的记忆。她一边麻利地收拾着碗筷,一边用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跟我们闲聊。当话题无意间转到山火时,她手上的动作顿了顿,眼神望向窗外远山的方向,声音低沉下来:“唉,说起那场大火……那年月可真是遭了大罪了!火头像疯狗似的,呼呼地卷,林子里的活物,能跑出来的没几个……”听人说,火头过去的地方,石头都烧得炸开了花,烫得能烙饼!那烟,多少天都散不净,呛得人嗓子眼儿里冒火……”大姐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像一记钝锤,重重敲在心上,瞬间将一场遥远灾难的惨烈与切肤之痛,鲜活地带到了我们面前。她最后叹了口气,又带着一丝坚韧说:“好在,都缓过来了,你看现在,树不又都长起来了嘛。”大姐低沉的话语和那句“缓过来了”的希望,像一道沉重的序幕,为我们即将踏足的“五·六”火灾纪念馆定下了基调。

带着大姐口中那“疯狗似的火头”和“烧炸的石头”的强烈意象,我们走进了“五·六”火灾纪念馆。甫一进入,肃穆凝重的气氛便扑面而来。馆内陈列着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照片:冲天的烈焰吞噬着无边的林海,浓烟蔽日,昔日葱茏的山岭化为一片焦黑死寂的炼狱,这不正是大姐描述中那“疯狗似的火头”肆虐的场景吗?展柜里,烧熔变形的护林员头盔、碳化的动物残骸、被烈火瞬间凝固的树木标本……每一件展

品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场浩劫的惨烈与无情,仿佛为早餐时听到的抽象描述提供了冰冷而残酷的实物证据。最令人心颤的,是那些记录灾后景象的图片:广袤的土地上,只剩下密密麻麻指向天空的焦黑树干,如同大地被灼伤的皮肤上,无数根绝望伸向苍穹的手指,这不就是大姐话语里那“遭了大罪”的土地最真实的写照吗?“触目惊心”!唯有这四个字,能形容当时胸中的震撼与沉痛。纪念馆里的一切,让大姐朴实叙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变得无比具象、沉重无比。那场大火,不仅烧毁了森林,更在人们心头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,大姐的眼神和叹息正是这伤痕在普通人身上的延续。

带着纪念馆带来的巨大震撼和大姐那句“缓过来了”的微弱却坚韧的希望,我们的车子继续在广袤的绿海中穿行。窗外,是无边无际的绿色。正如大姐所欣慰指出的那样,“树又都长起来了”。这恢复中的绿色,是此行最令人欣慰的景象,生机勃勃,只是树木尚未完全长成,过火区域与原始未受波及的林区对比依然鲜明。

那些沐浴在阳光下、茁壮成长的次生林,远望过去,绿意盎然,充满了希望。但细看之下,树干尚显纤细,树冠尚未相接成片,林间的光线还很充足,甚至能看到林下茂密的灌木和草丛。这份青绿的、带着蓬勃朝气的绿,与那些幸运躲过火劫、得以保存原始风貌的“老林子”形成了鲜明对比。那些原始林区,古木参天,枝干虬劲,浓密的树冠遮天蔽日,林下幽深静谧,厚厚的苔藓像铺了一层绿毯,处处透着岁月的沧桑与生态系统的成熟稳定。新绿与苍翠同在,伤痕与愈合并存,共同谱写着生命不息的壮歌。这恢复中的绿色,是大地在伤痛后最坚韧的微笑,也是最珍贵的希望。正如《庄子·养生主》所言:“指穷于为薪,火传也,不知其尽也。”大火焚尽了老林,如同薪尽;而生命之火,却以次生林的新形式顽强地传递下去,永无止境。

大兴安岭的绿色,其意义远非风景的优美,它是北中国极其重要的生态屏障。这片浩瀚林海,是巨大的“绿色水库”,其深厚的腐殖层和发达的根系,如同天然的海绵,吸纳着丰沛的降水,再缓慢释放,滋养着黑龙江、嫩江等众多江河的源头,维系着下游广袤平原的水系命脉。它更是巨大的“碳库”和“氧吧”,亿万片绿叶进行着光合作用,吸收二氧化碳,释放生命必需的氧气,默默地调节着区域乃至更大范围的气候。它的存在,有效固住了沙土,抵御着风蚀,守护着黑土地的肥沃。这片绿色,是大地之肺,是生命之源,是维系东北亚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基石。它的价值,无法用金钱衡量,是真正的“国之重器”。如同古人所言:“青山常在,绿水长流”,这朴素的愿望背后,是对森林生态功能最本质的认知。

守护之责与千秋之业

穿行途中,“森林防火,人人有责”、“保护森林资源,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”的标语牌不时映入眼帘。它们或立于道旁,或刷写在山岩上,醒目而庄严。我们还看到精心开辟的防火隔离带,像一道道绿色的“战壕”,蜿蜒在密林深处;公路旁,每隔一段距离,就能看到两个装满液体的塑料瓶被固定在醒目的位置。起初,我们几位朋友还好奇地猜测其用途,是测风速?还是某种标记?后来经了解才知道,这同样是防火的重要设施:里面装的是水或阻燃剂,一旦发现小的火点或烟点,过路人员或巡查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取用,进行初期扑救,争取宝贵的“黄金时间”。偶尔在林间空地上,能看到护林员简易却整洁的小屋,旁边或许晾晒着工装,停放着摩托车,那是无数默默无闻的森林卫士的哨所。这些细节,无声地诉说着守护的艰辛与决心,也将防火的意识深深烙印进了每一位途经者的心里。

参观了令人痛心的火灾纪念馆,倾听了服务员大姐对那场灾难刻骨铭心的朴素记忆,再

亲眼目睹过火区域那些尚未完全长成的幼林,感受着原始森林的珍贵与脆弱,一种强烈的责任感,在我这退休之人的心中油然而生。保护好这片正在恢复元气、关系子孙万代的绿色宝库,绝非一朝一夕之功,而是需要持之以恒、代代相传的“千秋大业”。那场大火的惨痛教训,如同纪念馆里永不熄灭的警示灯和大姐话语中沉甸甸的叹息,时刻在提醒着后人。正如《周易》所言:“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”面对如此珍贵的自然遗产,我们必须常怀敬畏之心,居安思危,防微杜渐。防火防盗伐,防病虫害,科学抚育更新林……从宏大的标语到具体的隔离带,再到路边那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两瓶水,每一项工作都关乎这片森林的未来,都牵系着子孙后代的福祉。

夕阳西下,层林尽染。我们的车子缓缓驶离这片浩瀚的林海。回望车窗外,暮霭中的大兴安岭,轮廓在平缓的起伏中显得愈发深沉、静穆、辽远。它没有壁立千仞的险峰,却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奉献,稳稳地托起了北疆的生态安全,滋养着万生灵。早餐时大姐低沉痛楚的回忆,纪念馆里那些焦黑的影像,是这片土地无法忘却的伤痛;而车窗外那连绵的、正在顽强恢复的绿色,则是生命最动人的宣言:虽然缓慢,却坚定不移。那尚未长成、略显疏朗的次生林,如同蹒跚学步的孩童,终将在时光的呵护与人们精心的守护下,长成参天大树,续写绿色的传奇。

吕文科先生的歌声仿佛又在耳畔回响。年轻时听,听的是旋律的激昂和对“高”的想象;如今亲历其境,懂懂的却是这“高”字里蕴含的千钧重担与无疆大爱,那是守护生态屏障的使命之“高”,是泽被子孙的功德之“高”。作为有幸在退休之年亲眼见证它浴火重生、蓬勃复苏的亲历者,我心中唯有深沉的祈愿:愿这绵延的绿色长城永续安康,愿守护它的信念如同那生生不息的森林,代代相传、根深叶茂。唯如此,当我们的孙辈某一天也“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”时,他们眼中所见、心中所感,仍是那一片生机盎然、福泽绵长的无垠碧海。这青山常在、绿水长流的画卷,便是我们留给未来最珍贵的遗产,是真正的“千秋之魂”之所系。



程新新 摄

草原马队